

蜀刻唐人集之《李长吉文集》

李贺（790—816）字长吉，福昌（今河南宜阳）人。祖籍陇西，自称“陇西长吉”。家居宜阳昌谷，故后世亦有以昌谷呼之者。李贺系宗室郑王李亮后裔，故李贺偶而亦自称“王孙”。然郑王李亮一支，早已没落；“王孙”云云，徒有其名而已。

李贺因父名晋肃，避讳而未能应进士试。进身之路既绝，内心之郁闷又无处宣泄。发而为诗，神秘、奇谲，凄凉，艳丽，成为独一无二之长吉体。于盛唐诗坛之万紫千红以外，别展其冷艳怪谲之奇葩。

据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，李贺生前曾将“平生所著歌诗，离为四编，凡二百三十三首”，授予友人沈子明。就宋代而言，贺诗即已有多种版本，如京师本、蜀本、会稽姚氏本、宣城本、上党鲍氏本。

北京图书馆所藏《李长吉文集》，四卷，无外集，系南宋中叶成都眉山地区刻本。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与蜀刻《元微之文集》、《司空表圣文集》等版式全同。与通行之王琦本相比，本集四卷，篇数相同，均为219篇。而编次和篇名则略有差异。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《李贺集》四卷，《外集》一卷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云：“李长吉集一卷。”《遂初堂书目》有《李长吉集》，但未载卷数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云：“《李贺集》一卷，又《外集》一卷。”均未提及或未明确提及蜀刻本。蜀刻本前有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，已半残，可见杜牧所序确为四卷本。蜀刻本直承唐本，当与李贺诗集之原貌相去不远。蜀刻本之价值，恐怕即在于此。宋版李贺诗集，有一卷本、四卷本、五卷本三种。一卷本显然并非足本，四卷本当为贺诗本集，五卷本之外集一卷，当为李贺逸诗。

蜀刻贺诗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大印。又有“刘体仁印”、“公愬”、“颖川镗考功藏书印”三印，足证此书与蜀刻《元微之文集》等，清初均为刘体仁家所藏。

（张国风《蜀刻唐人集》出版前言）

李长吉文集四卷（唐）李贺撰 宋刻本。框高19.9厘米，宽14.5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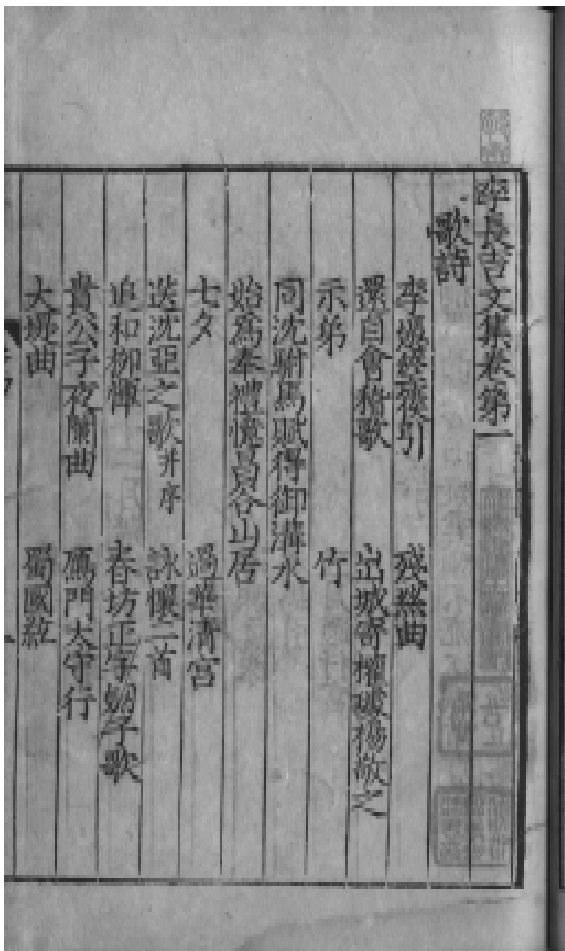
李贺（790—816）字长吉，福昌（今河南宜阳）人。祖籍陇西，自称“陇西长吉”。此为唐宗室共称的郡望。家居宜阳昌谷，故后世亦有以“昌谷”呼之者。李贺系李唐王朝郑孝王李亮的后裔，故李贺有时亦自称“王孙”。然郑孝王李亮一支久已没落，故“王孙”云云只是徒具其名而已。《新唐书·李贺传》说他“七岁能辞章，韩愈、皇甫湜始闻未信，过其家，使贺赋诗，援笔辄就，自目曰‘高轩过’，二人大惊，自是有名。以父名晋肃，不肯举进士，愈为作《讳辨》，然卒亦不就举。”原因是惧犯家讳“晋”字，故不应进士举。贺进身之路既绝，内心之郁闷又无处宣泄，故发而为诗。

每旦日出，骑弱马，从小奚奴，背古锦囊，途中得佳句，即书投囊中，及暮归，便整理成篇。其诗风格神秘、凄凉、奇谲、艳丽，成为独一无二的“长吉体”，于盛唐诗坛万紫千红之外又绽放一朵冷艳怪谲的奇葩。年二十七卒，终协律郎。朱自清《李贺年谱》考证‘协律郎’当为‘奉礼郎’。

据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叙》引沈子明遗其书曰：“贺且死，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，离为四编，凡二百二（“二”有题“三”者）十三首。”因知此集当为唐集贤学士沈子明编，表明贺诗在唐代已经成书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八，著录《李贺集》四卷《外集》一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九，著录《李长吉集》一卷。贺诗在宋代曾经有过多版本流传，如京师本、会稽姚氏本、宣城本、上党鲍氏本等，但传世的只有宋蜀刻本、清钱遵王述古堂影宋抄本。今据以影印的底本，就是宋蜀刻唐人文集本，这个本子盖是现存《李长吉文集》最早的刻本。

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两个系统：一为十一行本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骆宾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诘，日本尚藏一种，凡四集；一为十二行本，约刻于南宋中叶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种，其中就包括四卷本的《李长吉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书中光宗赵惇御名“惇”字及嫌名“敦”字皆缺笔避讳，表明其刻已届南宋中叶。勘核现存这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如出一辙，因疑其为断代总集丛刻之散出者。据程有庆考证，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五，出现了《唐六十家诗集》一名，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称：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丛书》分门类聚，钩隐抉微，考证经史百家，下至骚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细大不捐。所记《唐六十家诗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、八年已经行世，当为亲眼所见。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，但是著名的目录学家，其所谓“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”之说，绝非无稽之谈。这就证明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的确刻过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，其卷十仍著录两部残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，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《唐六十家集》丛刻行世。这个问题一解决，现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统唐人文集的版本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李长吉文集》行款字数、版式风格、字体笔势、印纸墨色等与别种蜀刻唐人文集极为相类，因疑它也是其中的一种，因此，此本似亦可定为“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”。此本前有杜牧《李长吉歌诗序》，惜已残缺过半，因知蜀刻当直承唐本，与李贺诗集之原貌相去不会甚远。此盖宋蜀刻唐人文集本优长之处。

此本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刘体仁印”、“公愬”、“颍川榴考功藏书印”等印记。翰林国史院是元代特有的建置，中统初以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，未立官署。至元元年始置，秩正三品。皇庆元年升从一品。其性质兼有中国封建社会翰林院及国史院两院的职责。所



设吏员当中有典籍，专在职掌收藏。宋亡后，一些宋版书曾归藏此处，故蜀刻唐人文集便成了这里的官书。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多钤盖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关防，便缘于此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